





抱朴子序



之西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  
 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勤翻於鷲  
 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  
 短羽造化假我於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  
 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  
 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  
 千金於和肆哉夫以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  
 才所以躓閔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或作勢

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徒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竒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認問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

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

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徒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竒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

抱朴子序終

刻抱朴子叙

粵自聖賢垂訓立言曰經曰傳曰子經以  
 載道傳以翼經子則道之支流讀子書者  
 通可也執不可也畧可也泥不可也韓子  
 醇乎醇老氏玄默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下  
 此莊虛列恠申韓刑律管晏機畵是各一  
 道也抱朴子玄門之肯綮也論者以不經  
 擯之過矣夫競功利者迷而不返甘隱苦  
 空者滯而不化抱朴子晉人也其自叙幼

教賜承

抱朴子叙

一

以武功效用於時不受賞歸而論著是書  
然則抱朴子豪傑士也彼縱不言神仙其  
功名亦可以垂世不言功名其文詞亦可  
以垂世所以諄諄者必有所試也編內自  
言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知江南  
將亂負笈入霍山不知所終鄭君非仙抑  
何以預知亂乎黃白變化服食之事固吾  
儒之所不道然龜鶴長年猿狐多壽物類  
尚爾軒黃已先覺矣抱朴之言非誣也以

至外篇備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廣駁曲  
引窮搜遠喻鑿鑿允合於時可以拯弊拯  
亂施諸行事非若莊列之虛恠申韓之深  
刻管晏之機嗇也推而論之用則可以輔  
世長民舍則可以却老長生視天地為芻  
狗以古今為逆旅如抱朴子者內精玄學  
外諳時政漢魏以來無其倫也若泥而論  
之則千載之下抱朴子含冤多矣况其文

詞恢弘壯麗曠文翁齋如千尋之桐梓翠  
 干雲霄照乘之明珠光彩射人山嶽不足  
 以壯其勢江河不足以充其氣萬化不足  
 以擬其富瓊玖琳琅不足以比其珍吳粧  
 楚艷不足以比其麗雷電倏忽風雲幻化  
 不足以極其變蓋六朝之文之鼻祖韓子  
 而下歐蘇不足多也今夫館閣薦紳每耽  
 玄竅而操觚士子求工詞論則是編之膾  
 炙者衆矣顧所傳抄寫舛謬乃與兒輩手

校壽梓以與同志者共之

嘉靖乙丑歲仲秋朔

大明六代孫魯藩務本健根識



抱朴子內篇卷一

暢玄卷第一

晉丹陽葛洪撰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  
 至虛無也故能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  
 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  
 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灑而星流或滉漾於淵澄  
 或霧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託潛寂而為無淪大  
 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

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  
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  
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徊旋四七匠成草昧  
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冲默舒闡祭尉一作抑濁  
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  
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  
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艷采或麗炳爛  
傷明者也宴安逸預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  
鈿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為永不知玄道

者雖顧盼為殺生之神噐脣吻為興亡之關鍵倚樹  
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  
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嘯噴以齊唱鄭  
舞紛綵以綏蛇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  
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藤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  
忘百憂臨深則俯擊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熒出  
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  
則歎發醜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  
歸也欺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



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  
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  
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  
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  
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仿佛之表咽九華於雲  
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虹踐  
跚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  
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  
之氣於蓬華之中縵縷帶索不以質龍章之曄曄也

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不  
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  
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  
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  
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萍漱泉而大  
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  
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  
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注與造化鈞  
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

肯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  
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庸夫之憂  
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怛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  
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  
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  
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  
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瘡痔以屬車登朽  
緡以探巢泳吕梁以求魚且爲稱孤之客夕爲孤鳥  
之餘棟撓鍊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  
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  
韜藻枕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繫  
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侶鷄之  
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遠哉

抱朴子內篇卷一終

抱朴子內篇卷二

論仙

昔丹陽葛洪稚川著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識而所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况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

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  
智端嬰隨酈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  
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  
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  
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恠杜  
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為朝暮也  
夫苦心約已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  
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  
玄牡龍跼華轂易步趣鼎鍊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

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為握無形之  
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  
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  
必有两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  
班秋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  
故不可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  
能成也世間亦安得竒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  
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  
朝菌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

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  
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鞀磬之音細而  
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  
焉又况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祭安能賞克諧之雅  
韻曄曄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  
與玄象矣而况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  
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  
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  
奇恠無方物是事非本鈞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

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齊  
菱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栢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  
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  
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温也百川  
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或震動而崩弛水  
主純冷而有温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  
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犛犛  
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槩斷之正如此也  
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而其賢

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捨所向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性之覺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為蛤荇苓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鼃之為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為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媪為龜枝離一作錢為柳秦女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天仙人以藥物

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竒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或無知其為上終身覆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

用翳景掩藻廢偽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  
於流俗之外世人猶歎能甄別或莫造於無名之表  
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  
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  
蹈炎颺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駟雲軒  
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  
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  
手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疏之雙耳出乎頭  
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作

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  
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  
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  
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  
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仙  
何為汲汲使窮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恠於未  
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  
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  
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鰲白及料大椿豈所

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暮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

年藥食鷄雞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徃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



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為不然也况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為實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

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為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况乎求仙事之難者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

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執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艷容伐其根莖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嗜膚則坐不得安虱群攻則卧不得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齊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

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泄耳仙法欲靜寂無為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砰磕嘈囂驚魂蕩心百枝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脂屠割群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厭饗飲仙法欲博愛人荒視人如已而人君兼弱攻昧取

亂推亡闢地拓疆泯人社稷駘合生人投之死地孤  
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宛之  
首坑生煞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  
奔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愚亂者九漢武使天  
下嗷然戶口減半視其有益粗亦有損結草知德則  
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  
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  
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  
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

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  
之寒夏有儒仲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  
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  
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  
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  
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群之師而猶恨恨  
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日  
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  
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

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齊數日閑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損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眇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街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妍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軾怒蠅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

君賞瘠孝毀歿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然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縲經視金玉如土糞親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

武帝夢與之共登高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皆在郾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

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酌管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偽謂仙道之果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効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効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覲在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

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武帝所  
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  
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  
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  
也鬼神數為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  
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况乎仙人居高處  
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徑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  
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  
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

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  
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已身  
之有魂魄鬼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  
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為  
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  
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  
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  
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  
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蓐收之降于華樂侯之止民家

素姜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  
仕於兵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  
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  
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螭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  
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人虛設瑞應欲  
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况於今人之信有仙  
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恠好傳虛  
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  
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

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  
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  
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文必湏口訣臨文指  
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  
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為師  
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  
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  
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  
謹聖人所擇為堯之言或不可遺採非無以下體豈

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類况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馱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况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性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甕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又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効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



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粉漬金為漿入淵不沾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効何為獨不肯信仙之可

得乎仙道達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止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

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

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彌猴壽八百歲變為獾獾壽五百歲變為獾獾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

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况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薦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

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糞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此乎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徃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飢日月為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徃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

食穀初小腹痛嘔逆又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  
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  
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  
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  
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螫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螫  
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荅曰  
蟲之能螫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  
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螫與飛也是以真  
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

上螫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鍊身於雲霄下能潛  
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借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  
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螫頃刻之飛而已乎龍  
蛇蛟螭狙狷蠹蟲皆能竟冬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  
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  
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以正時帝  
軒俟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  
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  
殷家之興鷺鷥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恠

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  
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暢難以愚俗  
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  
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  
懷也夫占天漢書欒大初見武帝試令闔棊棊自相  
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  
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  
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  
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

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  
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况得仙道長生又視天地相  
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  
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  
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  
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  
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  
鄴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  
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

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

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為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

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  
龍眉寧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  
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  
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  
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  
若得仙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  
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  
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  
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  
而但務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  
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  
棊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乘除  
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  
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  
學之奧治至于樸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  
微也夫鑿朽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  
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况於

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况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嘗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歎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鸛

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旣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旣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旣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為殊族何以旣斬之而不可續



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  
指桑豆易雞鴨之足豆一作虫異物之益未可誣也若子  
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為金瘡之藥煎皮熬  
髮以治禿鬢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  
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  
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  
伐木而寄生枯艾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蝮敗葉  
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木在九竅  
則死人為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為之不爛

况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  
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  
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  
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  
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  
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  
蛇行瓜果結實於湏臾龍魚灑灑於盤盂皆如說焉  
按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  
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

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筭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  
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  
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  
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  
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  
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  
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  
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  
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